



香港民間商會組織社會治理功能研究

——基于香港工業總會的個案分析

吳巧瑜 王文俊 周 潭

摘 要：香港工業總會的實踐運作表明，因所处的社會背景和地域的特殊性，香港商會組織既有一般商會的特點又獨具特色，它正以其獨特有效的組織結構、運作機制及其與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形成的良性的社會網絡關係，在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架起了政府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企業與企業之間密切聯繫的橋梁，並在現時香港社會中彰顯其積極的不可或缺的利益整合、自主治理、中介服務、經濟促進、民間外交、參政協政以及維護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等方面的社會治理功能。

關鍵詞：民間商會；社會治理功能；香港工業總會

一、問題提出及研究假設

眾多特殊性使香港社會現象成為獨具研究價值的題域，其中，香港民間商會組織無疑應有一席之地。對於香港的繁榮穩定，近現代社會主流的观点大多把它歸結為香港“行政主導加廣泛諮詢民主”的政制、規範的法制以及自由的貿易體系等顯性體制要素，甚少從隱性的社會內部治理結構，如民間商會等中間組織來挖掘其深層的體制外要素。因此，本文要探究的是：在特殊的社會背景和地域之下，在以商業為主的香港社會里，香港商會組織具有何特色？其在實際運作中發揮怎樣大的社會治理功能和作用？為什麼一個宗教的、文化的、種族的、利益的多元社會內，香港沒有形成大量的社會衝突，而卻能夠保持長期的繁榮？是何種組織結構在制衡政府的同時能夠整合香港的其它社會力量？這是本文關注的問題，也是本文的研究起點。

近現代以來，香港地區的商會組織十分發達，一直以來商人及其商會組織在香港社會中都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現時已形成了以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四大商會為代表而構築起來的一股龐大社會力量。由商人及其商會組織組成的這一龐大社會力量不僅在香港經濟事務上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力，而且在香港政治、社會生活中都起着特殊的功能與作用。隨着香港的回歸、經濟的全球化發展，香港社會內部結構的變動、社會關係的調整以及社會力量的消長逐漸凸顯，香港民間商會組織結構的網絡化與國際化的發展趨勢銳不可當，這正是現時香港社會經濟結構和組織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體現，也是我們在推動香港社會繁榮發展過程中需要高度關注的戰略領域。本文的理論前提即為：民間商會一方面是香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香港特殊的社會結構的必然結果。在市場經濟發達的現代社會，政府、企業、民間組織是維持社會正常運作的三大力量，民間商會作為民間組織的核心組成部分，它的存在與蓬勃發展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然而，不同發展模式下的商

会组织,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会因不同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条件而存在差异。长期以来,因所处社会背景和地域的特殊性,香港民间商会以其兼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行会组织的双重特征而独具特色,其彰显的社会治理功能在香港社会中起到积极的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因此,本研究力图证明,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条件下,香港民间商会组织既有一般民间商会的特点又独具特色,香港的民间商会组织以其独特的运作方式,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其凸显的社会治理功能,能够有效地化解香港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发展。即是说,本研究通过对香港工业总会的个案分析,在更微观的领域检验和深化如下讨论:民间商会作为香港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凸显的利益整合、自主治理、中介服务、经济促进、民间外交、参政议政以及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与管理等独特的社会治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香港社会的紧张与冲突,保持了香港长期以来的稳定与繁荣。

二、个案描述:香港工业总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证分析

(一)香港工业总会的基本概况

如前所述,香港工业总会的产生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港英政府加强市场管治的必然要求。20世纪50年代后期,香港有工厂5000多家,雇佣工人20多万人,工业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香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香港工商界产生了大量新的独立个体并形成了新的产业阶级,一些民间厂商会应运而生。但是,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企业各自筹谋,并不团结,难以凝聚成具有代表意见的声音。面对邻近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当时的艰难局面,团结显然是急需的,于是港英当局筹备成立工业总会^①。另一方面,出于政治上均衡实力并加强港英政府在香港工商界影响力的考虑,1959年港督葛量洪委托周锡年、钟士元、黄克兢、丁熊照等工业界及社会知名人士负责筹建香港工业总会。1960年,香港工业总会根据香港法例第381章《香港工业总会条例》,终于正式成立了。经过近50年的发展,香港工业总会现已形成了27个工业分组、9个工业协会这种“会中有组,组中有会”的结构。为了更好地为香港工商业服务,工业总会也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定需要,生成了5个不同类型的半官方机构^②,这些机构为香港工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伴随着港商发展的足迹,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展。概言之,现时的香港工业总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民间组织所应具备的非官方性、非营利性、组织的独立性、成员的自愿性等四个特点。

(二)香港工业总会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分析

一般来说,治理实现的基础是社会形成了各种成熟的民间组织,并且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主要指从事社会管理的效果,俞可平在其《治理与善治》一书中也指出:“有效(effectiveness)主要指管理的效率,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二是最大限度降低管理成本。”^③它应包涵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管理机构设置合理、权力体系健全、运作机制高效,能发挥预期的功能作用,至少是预期的一部分功能作用的发挥;第二,具备有效利益表达的渠道;第三,与政府形成平等、协商、良好的制度化合作关系;第四,拥有庞大的社会网络体系。因此,我们判断民间商会是否有效,总是以它的实际活动过程为依据,用最终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来衡量它的有效性,即是说,在完成预期目标方面达到多好的程度。香港工业总会正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1. 纵横交错的组织结构。经过50年的发展,香港工业总会已形成生长型的横向组织体系与层级有序的纵向组织体系交错的组织结构。香港工业总会现有公司会员4000多个,下属会员的类型已经超出

①香港工业总会:《香港工业总会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34页。

②半官方机构(QUANGO / QUANGOS)是香港政府及社会行政的常用缩写,全称“Quasi-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所谓“半官方机构”是指一些由政府创立的机构、委员会、法团或组织,其编制虽与政府相似,但并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一般而言,这些机构会被视为独立机构,但财政上常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其中部分主要领导亦由政府以借调形式派遣担任。政府对此等机构的管理委员会或主要领导的委任通常具最终的决定权。

③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了工业范畴,凡是在香港注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不论经营规模、东主国籍及业务种类,均可加入工业总会成为会员,公司加入工业总会成为会员后,即被编入一个分组,同一分组的会员经营同一类业务或与该类别有密切关系的业务。会员也可申请附加编配,参加其他分组,享有多重组织。同时,每一分组还可组成同业协会,藉此提高它们在香港和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所以,香港工业总会形成了27个工业分组,9个工业协会如此“跨业组会、以业分组、会中有组,组中有会”的横向体系。为了更好地为香港工商业服务,工业总会也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定需要,催生成立了各种工业支援机构,包括香港管理专业协会、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香港付货人委员会、香港知识产权保护协会等^①,其中如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已成为香港经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半官方机构。与此同时,香港工业总会还形成了层级有序的纵向体系。纵向科层制的结构特征,是由香港制造业独特的“承判分包制”^②决定的。在当时特殊的经济制度影响下,香港工业总会内部先按行业层次分组,然后以大组结成协会,协会内部同一行业的所有小商会都加入到这一大协会之中,如此便形成了层级有序的组织结构。

2. 高效的运行机制。首先,具有规范、专业的决策机制。按照《香港工业总会条例》规定,香港工业总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和管理层是理事会,实行理事会负责制。理事会每两年选举一次,由各27位分组的主席、5位留任理事、5位由新理事会选聘的理事以及3位香港行政长官委任的理事组成。委任的理事包括政府工业贸易署署长或其代表。经过45年的发展,香港工业总会的理事会已经形成了规范的决策机制。其次,形成独立、严明的财务制度。香港工业总会是经过立法程序成立的团体,自1986年香港政府终止其补助之后,工业总会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运作、自负盈亏的法人团体。因此,独立自主的财政机制保证了工业总会能以独立的资格,公正地代表工商业界向政府反映诉求,并向会员提供高质、完善、全面的服务。最后,建立全面、高效的服务机制。香港工业总会通过秘书处处理日常事物,秘书处分为签证科、财务、行政及人力资源科等,每一个科都有自己明确的管理范围,形成了一个规范的服务体系。香港工业总会秘书处全部工作人员在200人左右,却每年为超过4000个公司会员提供包括贸易促进服务、香港优质标志计划(“Q唛”计划)、知识产权保障服务、研讨会和课程服务、比赛与奖项、经济及法规研究服务、贸易访问团、咨询服务以及其它服务在内的高质、高效、完善的服务。

(三) 形成了及时、高效地反映业界诉求的多元渠道

第一,通过委任理事^③反映工业界的日常诉求。香港工业总会理事会中委派理事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使政府监督工业总会的运行和管理,但这种监督仅限于对工业总会财务运作以及证券投资方面的监督;另一方面,工业总会也可以直接与政府相关负责人士直接对话,使工业界的商情诉求可以更快更直接地到达政府的决策层,政府也可以就政策方向通过工业总会与工业界进行沟通,及时调整。

第二,通过议员代表在立法会反映工业界的热点诉求。香港工业总会在立法会功能组别中享有一个当然议席,议员代表可就工业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和诉求,向立法会提交提案,内容涉及交通基建、劳工收入改善、香港与内地合作、香港施政报告等。

第三,通过会外团体的工业总会代表从多渠道反映工业界要求。除了通过委任理事、议员等途径,香港工业总会在多个重要的政策咨询机构中都有其会员代表,由他们反映工业界的诉求和意见。如工业及科技发展局、贸易发展局、劳工顾问委员会、职业训练局、环境保护咨询委员会等。在这些机构中,香港工业总会的代表不仅为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专业知识和经验,积极为香港的工业发展出谋划策,与此同时也通过相应计划或政策的实施,体现工业总会的意见和要求。

第四,通过传媒反映和宣传工业界的建议和活动。香港工业总会注重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工业界

①香港工业总会:《香港工业总会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82页。

②承判分包制就是指分判者(母厂、企业或公司)要求另一独立企业(即承包者或“辅助工业”)制造它自己所接到的全部或部分订单产品,而不是自行满足订单的要求,然而分判者自己对顾客承担了有关订单的全部责任。承包关系和单纯购买现成的零部件关系有很大区别,因为承包者与分判者之间存在一个有关订购货品详细规格的实质合同。

③3位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理事:区啸翔,德豪嘉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总经理;冯孝忠,恒生银行总经理兼投资及保险业务主管以及刘利群女士,工业贸易署副署长。

的诉求和愿景,一方面让社会公众了解工业界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创造舆论压力,形成舆论共识而为工业界争取更多的利益。

(四)确立了良性、互动的“民间—政府”合作制度

在香港政治形态的演变中,稳定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虽然香港的宪制曾经做过一些更动,但香港的管治方式现在的与以往的其实差异不是很大,而香港的统治阶层本质上依旧是那一群在政治上自我延续的官僚及经济精英分子。”^①在这种政治形态的影响下,港英政府力求通过制度上的设计,允许和鼓励有限的精英参与,并借助于民间传统社会组织的力量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政府特许的商会组织,整合业界的诉求,保持利益表达的稳定、顺畅,就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香港工业总会成立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在法律上奠定了工业总会得以与政府制度化合作的基础。根据《香港工业总会条例》第321章第6条“工业总会的权力”f项规定,香港工业总会可以“推广、控制、管理或监督任何在宗旨上(不论是全部或部分)与工业总会宗旨相同或相近的社团或机构,或成为其成员,或出任其代理人,又或以其他方式协助该等社团或机构”。香港工业总会尽管刚开始是“自上而下”成立的,但现时其内部大量的协会组织以及一些小型的商会组织却是由社会“自下而上”生成的。可以说,香港工业界的各种行业主体和商会组织正是通过自觉地加入到香港工业总会之中,借助其规范的制度化机制来实现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和回应。

(五)构建了稳固、发达的社会网络体系

香港工业总会通过多元的信息传递渠道与政府建立起了良性、互动的制度化合作,在外部机制上为香港工业总会实现有效治理提供了保证。除此之外,香港工业总会与其他工商社团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稳固、发达的社会网络体系,这为其社会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第一,香港工业总会与其他核心商会建立了稳固的伙伴关系。虽然从团体属性上来说,香港的商会组织都是法人团体,具有属性上的平等与一致性,但在港英政府有目的的偏好选择下,一些大型的具有实力的商会组织成为了固定的利益表达渠道,即成为了最接近政府的核心社团,如在立法会功能组别具有法定席位的香港四大商会组织: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工业总会与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由于四大商会之间并不构成相互竞争的关系,所以香港工业总会与其他三大商会都保持着稳固的合作伙伴的关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震寰先生在香港工业总会45周年庆典的致辞中就表达过香港中华总商会“希望与贵会继续在现有的友好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为香港的发展和进步共同努力”^②。

第二,香港工业总会与其他次级商会建立了层级的治理网络关系。香港工业总会作为法定的代表团体,政府赋予了它管理、控制其它与香港工业总会具有相同宗旨的社会团体,即工业总会负责管理工业界的其它商会。因此,在香港工业总会与其它相同功能的社会团体关系上,形成了“政府—核心社团(香港工业总会)—非核心社团”这种具有层级制的结构形式。需要说明的是,非核心的社团之间虽然在争取政府或社会资源时相互构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但他们之间并不是绝对的隔离或对立状态,互助与合作一直是香港民间商会组织的主旋律,所以这种层级的治理网络关系可以使香港工业总会高效、顺畅地整合和协调各种利益的诉求。

第三,会员资格的交叉重叠使工业总会建立起了庞大的横向人际网络体系。由于在会员的加入资格上,各商会之间没有双重资格的限制,例如,加入香港工业总会的会员单位,也可以同时加入到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甚至此商会的首长同时也可以是他商会的主席,例如香港工业总会留任理事田北俊曾经同时也是香港总商会的主席。香港工业总会建立在如此发达的横向社会网络之上,使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相互协调和达成,这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实现。

①刘兆佳、关信基:《香港市民的取向——香港人对政治权威的态度及殖民地政权的认受性》,载香港《广角镜月刊》1993年9月号。

②香港工业总会:《香港工业总会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24页。

三、香港工业总会实践运作中突显的社会治理功能

功能一般是指具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其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能力和作用。香港工业总会作为一个具有特定组织结构的系统,其功能同样是通过其各要素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香港工业总会是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发展过程中成立和发展的,历经 50 年的成长,它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环境适应性,并从一个官办社团转变为成熟的民间组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架起了企业与企业、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联系的桥梁,并在现时香港社会中彰显出其独特的维护业界权益、行业自治、中介服务、兴贸促商、民间外交、协政参政、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等社会治理功能。

(一) 维护业界权益的功能

香港工业总会是在香港工业发展初期所成立的,其成立目的之一就在于整合业界的需求和利益,提高香港工业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因此,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保障香港工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利益,是香港工业总会的首要功能。《香港工业总会条例》中关于香港工业总会宗旨的第一条就是“争取及保障香港工商业界的利益”。在工业总会将近 50 年的发展中,工业总会通过对自身组织的调整,积极有效地发挥着这一功能,2004 年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工业协会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自香港回归以来,港商回大陆投资的数量逐年递增,鉴于港商在内地投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香港工业总会在 2004 年成立了珠三角工业协会,目的就是为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惠州、江门、肇庆和珠海等城市的会员提供“贴身的支援与服务”,以帮助会员排忧解难,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第一,通过“支援热线”帮助会员解决困难。为协助会员解决在内地营商时的种种疑难,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工业协会开设了专为会员服务的“支援热线”,回答会员的各种查询,仅 2006 年就接受来自珠三角 9 个城市 3000 多次会员查询,并为有需要的会员通过各种渠道解决疑难或商务纠纷 179 例,有效地维护了会员的正当权利^①。第二,通过“协调会”,与内地政府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维护港商商业利益。例如,为了更好地维护港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协会每月定期参与东莞市政府举行的协调会,将会员的意见及相关个案直接反映给相关政府部门,有效地维护会员单位的权利。

(二) 行业自治的功能

实现行业的自组织和自我治理,这是香港工业总会另一个基本的社会治理功能。香港工业总会在其自主治理的过程中,根据业界的需求,通过以建立行业规则的方式,使成员自觉遵守行业的道德和操守,香港 Q 唛优质产品计划就是香港工业总会实现自我管制的典型代表。香港 Q 唛优质标志计划(简称“Q 唛”)于 1978 年 7 月依照《香港工业总会(修订)条例》设立,由香港工业总会辖下的香港优质标志局专责营办,现已发展成为覆盖香港和大陆的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品质认证计划。它的目标在于提升产品和服务质素,致力于推动保育环境,并协助企业改善管理体系,务求令产品、服务及环境管理符合国际标准,并藉此促进工业发展。除了建立类似 Q 唛一类的行业准入准则之外,香港工业总会也积极组织 and 引导成员自主地应对和解决工业界面对的问题。

由此可见,香港工业总会内部具有完善的协调整合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行业自治的功能,使下属成员能自觉地遵守行业的准则,维护了行业的秩序乃至市场的秩序。

(三) 中介服务的功能

香港工业总会自从办会以来,一直以为会员提供各种服务为己任。香港工业总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日渐强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为会员提供功能强大的各式服务。目前,香港工业总会的会员只要付出一定额度的会费,就可以获得总会全面的服务,从经商最重要的经济信息到外出投资环境的咨询,甚至宾馆优惠、购物地点都一应俱全,会员还可以通过总会实现预订和预约。例如,在工业总会的主页上就有“商贸配对”的栏目,会员可在此公布自己公司的联系方式、业务性质以及提出业务需求,寻找

^①数据来源于《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工业协会 2007 年专刊》,第 24 页。

适合的合作伙伴,另外,会员也可以在主页上通过会员专享的“商机”栏目,查询到最新的内部商贸信息。

除此之外,香港工业总会还为会员代办香港产地来源证、原产地证书(CEPA)、加工证和普及特惠税证、转口来源证、转载来源证等贸易报关服务以及各类商业文件加签服务。而为了更好地为会员服务,自2008年8月起,工业总会推出了领事认证服务,协助厂商办理商业文件的领事认证;目前该服务已扩展至7个国家。同时,在政府电子贸易服务方面,工业总会也提供进出口报关的电子数据转换服务,协助厂商将有关数据传送给政府。

(四)兴贸促商的服务功能

“促进贸易、投资、技术改良、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更多业务拓展机会”是香港工业总会的宗旨之一,因此,促进香港工业的贸易往来,为会员拓展商机,振兴香港经济就成为了工业总会发挥的另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

首先,通过提供充分的商业信息,降低企业的信息成本投入,促进经贸合作。香港工业总会十分注重信息资源的提供,它通过网页、会员通讯、每周通告和《香港工业家》月刊等途径,定期向会员提供关于制造业及服务业的最新资讯。同时也通过会员关系科每两星期向会员寄发一次贸易查询的通告,协助香港厂商与海外进口商建立有益的业务联系。另外,工业总会还专门设置政策研究及传讯科来负责研究香港、内地及海外涉及本港工业的经济及政策事宜。

第二,通过组织展览会、国际交流会的方式,为香港工业拓展贸易提供商业机会。广告、参加产品展览会都是企业开拓市场的手段,由于行业协会、商会对自己会员企业的产品信息、市场需求比较了解,因此,其获得市场和供应来源信息的成本会大大地降低。交易内部化(即展览会的举办)能给会员企业带来许多好处^①。例如,2008年,香港工业总会、香港玩具协会及香港玩具厂商会联手举办了“香港国际玩具节”,该活动获得了香港工业贸易署辖下的中小企业发展支援基金资助,旨在打造香港为“世界玩具之都”,并展示香港玩具生产商在优质质量监控、风险管理、市场策略、产品设计和规划下生产高素质的玩具,并有组织地回应由回收事件引起的挑战,香港玩具业向国际买家和传媒承诺,香港玩具制造商制造的“香港制造”玩具是值得信赖的^②。通过这次国际性的展览会,在提升了业界国际信誉的同时,也为香港玩具业拓展商机提供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通过技术培训、研讨会的形式促进业界的技术升级换代,提高生产效率。香港工业总会通过研讨会的形式聚集行业会员,使会员与同行、专家、政府官员直接进行交流与沟通,以了解产品加工贸易的最新情况以及产业更新换代的方法,旨在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召开研讨会是工业总会最主要的活动形式之一,2008年11月21日,工业总会邀请了国际级大师——丰田汽车生产系统的创始人山田日登志与工业总会的会员分享丰田生产系统的成功经验,并阐释如何运用这套生产系统理念,协助不同的企业转型升级,以面对市场的竞争和挑战。除此之外,香港工业总会还举办110多项其他活动,包括简布会、论坛、工作坊、酒会、午餐会、考察会、洽谈会等,全方位地帮助会员了解最新的工业发展情况,寻找新的商机。

(五)民间外交的功能

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与此相一致,香港的工商社团也呈现出明显的国际性,香港工业总会也与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机构有经常性的联系和交流,甚至与国外的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一定的沟通联络渠道。在对外职能上,工业总会作为香港工业界的代表,除了与一些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反映香港工商界情况之外,也会帮助香港工业界通过民间外交的途径争取利益。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1995年,在当时中美关系紧张的局面下,美国国会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这一议案的通过无疑将对香港工业界带来极大的打击。因此,时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的唐英年先生组团赴美,游说美国无

^①贾西津、沈恒超、胡文安等:《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②香港工业总会:《香港工业总会年报2007—2008》,第51页,载香港工业总会网站http://www.industryhk.org/sc_chi/fp/fp_ann/files/08—Annual.pdf。

条件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①。

除此之外,接待外国代表团,对外派出代表举办洽谈会、展览会,这些也是工业总会日常事务的一部分。单是2008年,工业总会就接待了超过60个来自印尼、波兰、印度、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智利、越南、泰国、墨西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代表团。同时,也派代表出席了34个不同地区在香港举办的洽谈会。通过这些接待的机会,与到访来宾交流意见,洽谈合作机会,拓展了香港工业界的贸易领域,很好地实现了民间外交的功能。

(六) 协政参政的功能

首先,香港工业总会作为香港工业界的代表组织,重要的职能就是“就任何影响香港制造业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②,即通过整合业界的诉求,向政府表达业界的愿景,促进政府更为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以制定出有利于业界的政策。2008年2月,为了解内地生产成本上涨及政策转变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影响,工业总会及辖下珠三角工业协会进行了“珠三角营商环境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了所有在珠三角地区有投资的工业总会会员。这次调查结果反映出约有六成半的港商对珠三角的投资环境持审慎观望的态度,另外1/3则对经营前景不表乐观,打算缩减在珠三角的投资;但在回应的相关企业当中,大部分表示会提升生产线的自动化,以及转型升级,制造高增值产品^③,这一调研结果及时通过工业总会特有的渠道反映至广东省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引起两地政府极大的关注,为两地政府制定保障港商在珠三角投资利益的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其次,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民间商会应当是政府决策和立法的重要渊源之一,但并非所有的民间商会都能够被纳入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体系中来。香港工业总会因历史的缘由,从19世纪60年代建会以来,一直能为港府就工商业政策及法例提出参考建议。即是说,香港工业总会长期以来,由于被纳入到港府公共政策制定体系中,因此得以参政协政,一方面既为业界的诉求和愿景向政府呼吁,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也因政府的政策制定需要,为香港政府提供行业的政策咨询。时至今日,香港特区政府每年的《施政报告》及《政府财政预算案》都会主动咨询香港工业总会的意见。而在2007—2008年度的施政报告咨询中,香港工业总会也就特区政府如何支援香港工业在珠三角发展,向行政长官提交了详细、具体的政策建议。

再次,除了向政府反映业界诉求争取资源之外,香港工业总会也通过自身的活动项目帮助政府推进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挥其协政参政功能。“一厂一年一环保项目”计划(简称“壹—壹—壹计划”)就是其中的一项。香港工业总会于2005年在珠三角会员中开展“壹—壹—壹计划”,旨在鼓励工业、贸易及服务业每年自愿推行最少一项环保项目,以减低工商界对环境的污染。在2007年,该计划获得了恒生银行的支持,设立了“恒生珠三角环保大奖”,以嘉许香港及珠三角地区有出色环保表现的企业。广东省环保局非常赞许香港工业总会的这项计划,因此积极与香港工业总会合作,共同推动“壹—壹—壹计划”项目,以实现环境的改善。

(七)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功能

香港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商业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对于香港来说至关重要。香港工业总会建会以来,积极服务社会,服务社群,有效发挥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功能,为维护香港市场秩序,乃至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做出巨大的贡献。

香港工业总会条例321章第6条规定香港工业总会可“设立奖学金,筹备展览,并支持可推动工业总会宗旨的组织及机构”,由此可见,香港工业总会不单只关注工商业界的利益,对于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都十分关注,并通过实际的行动参与香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例如,在东亚金融风暴波及香港地区时,香港政府的“联系汇率”制度面临极大的冲击,在这紧要关头,香港工业总会联同香港中华总商会、香

^① 香港工业总会:《香港工业总会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72页。

^② 香港工业总会条例第5条:工业总会的宗旨为:(a)代表香港制造业的利益,为香港制造业的利益服务,并为香港制造业在香港及其它地方提出一致的言论;(b)促进香港制造业的改进及发展,并鼓励在制造业业内提高效率、改革创新、重视质量与推进科技发展;及(c)就任何影响香港制造业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

^③ 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营商环境调查报告”,2008年3月,第12页。

港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工商社团发表言论,响应特区政府号召,捍卫联系汇率制度,这些举措在香港社会引导舆论、稳定人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①。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无论是在香港本土还是大陆,香港工业总会都勇于担当,以热心服务社会、服务社群为己任。例如,在2003年香港“SARS”(非典型肺炎)事件中,香港淘大花园由于疫情的爆发而被划为隔离区,而且所在居民区缺乏相应的影音新闻和娱乐设施。香港工业总会得悉情况后,立即动员和组织“金山工业”、“安桥”、“创维”及“TCL”等电子厂商会员向疫区隔离营捐赠电视机、音响设备及室内电子天线等,体现了香港工业界对香港社会和民众的关心和帮助。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香港工业总会立刻行动起来,成立“四川灾后康复基金”,基金共筹得2295820港元,当中1439000港元交予“关怀行动”,为崇州县第二人民医院和大邑县人民医院重新购置受地震破坏的医疗设备;余款则捐予“德阳市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及假肢中心”^②。而工业总会的各位首长、会员也慷慨解囊,捐资捐物,踊跃支持祖国大陆的受灾群众。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香港工业总会的种种善举正是体现出其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作为社会治理的第三方力量,能够有效发挥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功能。

四、结论与讨论

实践经验表明,香港工业总会经过近50年的发展,已经从当初的官办社团演变成为现时香港四大综合性的民间商会之一,并凭借其自身强大的社会治理功能,代表着工商业界在维护香港市场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19世纪末至今,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现时香港的商会组织相当发达,综合性的、地缘性的、血缘性的、业缘性的以及宗教性的各式各样的民间商会牌匾林立街头,随处可见。可以说,林林总总的商会组织已经构成了香港社会一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线。因此,社团林立、商会繁多是香港社会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香港民间商会已遍布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并以其凸显的维护行业及会员利益、协调经济、参政议政、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等社会治理功能,有效地化解香港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香港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发展。事实上,香港民间商会作为民间组织的核心组成部分,已经与政府和市场一起成为维持香港社会正常运作的三大力量,在香港社会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我们认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一般说来,民间商会的产生是以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以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善(即良性互动关系)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但如上所述,我们认为民间商会组织在香港的出现并蓬勃发展,一方面是香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香港特殊的殖民政制的结果,即香港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的问题是:香港回归以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的推行,香港社会治理环境与治理主体产生历史性的根本转变,随着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动、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社会力量的消长,香港的民间组织会产生怎样的结构调整以及功能上的演化?与此同时,香港的社会治理会面临着什么新的变革与挑战?这些是我们需要做更多考虑的问题。

■作者简介:吴巧瑜,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631。

王文俊,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周 潭,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7F02)

■责任编辑:叶娟丽

①张润冰:《金融风暴中的香港商会》,载《中国工商》1998年7月刊。

②香港工业总会:《香港工业总会年报2008—2009》,载香港工业总会网站 http://www.industryhk.org/sc_chi/fp/fp_ann/fp_ann.php。